

# 荒野 寒山

何善蒙◎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江西·北京·上海·广州）

# 荒野 寒山

何善蒙◎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圖·頁] [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寒山 / 何善蒙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10-07861-6

I. ①荒… II. ①何… III. ①寒山-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346号

## 荒野寒山

何善蒙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8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20千字

ISBN 978-7-210-07861-6

赣版权登字—01—2015—8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9.80元

承印厂: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 第一部分 序篇

002 为什么是寒山？

011 走近唐代诗人寒山

## ■ 第二部分 寒山传

020 1. 幼时颖悟，却怕形丑

039 2. 求学之路，儒道兼修

067 3. 三载落第，进不去的仕途

103 4. 孤身一人，闯荡江湖

122 5. 三十年归隐，又成鳏夫

- 157 6. 参生死，为修道差点送了命  
198 7. 谈笑有知音，诗隐本非禅  
225 8. 心如止水，终老寒石  
249 9. “不合典雅”的诗，特立独行的人  
279 10. 西方“寒山热”

### ■ 第三部分 余篇

- 282 从无名者到嬉皮士  
309 寒山及其文化精神

荒野  
寒山

序篇

## 为什么是寒山？

### (一)

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人说那或者是在中晚唐之际的某个时间，也许是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也可能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也说不定是在晨曦初开的早上，在浙东寒石山这个偏远之地，一个老人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恐惧，他平静地走了，留下了一个孤寂而自由的灵魂。

他匆匆地来，又默默地走，就像微风拂过水面，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带走。在岁月的洪流中，这是一种极其容易被淹没的方式。可是，对于这一切，他并不在意。这究竟是源自于本性的淡然，还是历经风雨漂泊之后的平静？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的思索或许可以满足我们内心的好奇，而对于他来说，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不管我们做何种解释，他仅仅是平静地来，平静地走，平静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留下的只是我们对于他的种种猜测。猜测，

仅仅是出于后人的想象，与他的生活本身无涉。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僧人，可是，他似乎对于僧人的生活并不十分满意；有人说，他是一个道士，可是，他仿佛对于道士的世界漠不关心；有人说，他是一个隐士，可是，他又不尽然过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还有人说，他是一个神仙，可是，他终究舍弃这个世界而去了。我们无法分辨他到底是谁，也许他什么都不是，也许他仅仅只是他自己，随顺着自己的本性，飘转一世，了无挂碍。

其实，喧闹的仅仅只是这个尘世而已，而嘈杂的也仅仅是我们的内心罢了。当他静静地坐在寒石山下时，细草作褥，青天为被，红尘的种种浮华此刻尽散去，留下的只有杳杳寒山、悠悠白云和潺潺溪流。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而他拥有了与寒石山一样沉静的内心、一样恬淡的情怀，他与山无异，山亦与他无别。最终，他以山为名，不管是山成就了人，还是人成就了山，在他那里，山与人已然同归于一。“我向岩前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寒石山的清幽，可以涤尽世间的种种烦恼，也可以让人重新与自我相遇。当他拥抱自己的时候，他曾经是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作寒山。

然而，寒山到底是山，还是人？其实，这个问题真得不那么重要了，就像庄周梦蝶一般，有时候，是蝶或是庄周并不重要，是山还是人也无差别，重要的是，他们早已融为一体。此后，山与人俱冥于世，虽然偶尔会有些孤寂，偶尔也会有人在不经意间踏处群山之间，感受到此山与此人的精神脉动，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如过眼云烟，终



究进不了此山、此人。唯有十里铁甲龙（位于天台县街头镇张家桐村后，屏岩耸峙，绵亘十里），不离不弃，默默地守护着这山、这人，虽历尽风霜而无怨无悔。

## （二）

1953年，一个叫作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sup>①</sup>的美国人出现在一场日本赴美交流的画展上，这一年，他23岁。彼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和日文。在这场展览上，年轻的斯奈德受到了来自东方的震撼，而这个震撼影响了美国此后近二十年的历史。

这个震撼来自于寒山。寒山的画像，在斯奈德看来，是那样的独特，“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人，手握着一个卷轴，立在山中一个高岩上”。这样的寒山与东方的禅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斯奈德来说，成为了永远的寄托。后来，斯奈德在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1956年，斯奈德在《常绿译论》（*Evergreen Review*）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她的24首寒山诗译作；同年，这个痴迷的美国青年，在美国禅宗精神领袖艾伦·瓦茨（Alan Watts）的推荐下，来到日本，并且在日本出家三年。

当然，斯奈德并不是第一个把寒山介绍给美国的人，因为，在斯奈德之前，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Tunbridge Wells）就曾于1954年

---

<sup>①</sup> 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禅宗、信徒。

翻译过 27 首寒山诗。然而，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他们对于寒山的接受，来自于斯奈德。而这一切，又当归功于斯奈德的朋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 - 1969）<sup>①</sup>。

凯鲁亚克、斯奈德、艾伦·金斯伯格，这些人在近代美国的历史上是与反主流文化和“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联系在一起的。而寒山，一个已经逐渐消失在中国正统文化中的默默无闻者，或许是因为命中注定，或许是因为阴差阳错，偏偏又在这个他自然是十分陌生的空间复活了，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是幸还是不幸？然而不管是幸，抑或是不幸，寒山终究走出了那个他曾经熟悉的、沉默的十里铁甲龙，出现在了完全陌生的场景，扮演着一个他无法想象的角色。

1958 年，凯鲁亚克发表了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又叫作《法丐》。这个作品是以斯奈德作为原型的，斯奈德所翻译的 24 首寒山诗在这个小说中显得非常重要。在凯鲁亚克的笔下，斯奈德成了寒山的化身，二人合而为一，“这一个不可捉摸的人，在高山上，在云雾间，能摆脱一切世俗的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而他表面上却装疯做傻，状如乞丐”。当“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在这个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献给寒山”（*Dedicate to Han Shan*）的时候，寒山与斯奈德一起，被塑造成为了“垮掉的一代”的偶像，进而影响了三代美国青年。

沉寂的寒石山，肯定不能理解发生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故事，消逝

---

<sup>①</sup> 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的寒山肯定也无法理解在其身后千余年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方式，多少有些戏谑，多少有些离奇。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着，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能掌握的范围。或者，我们的理性本来就是相当脆弱的，尤其是当它面对生活事实的时候。

“垮掉的一代”究竟是因为那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造型而接受了寒山？还是因为喜欢那种消逝在山林中的自然品性而走近寒山？或者，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不管是不是误解，不管是不是表面，寒山在一种非常莫名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范例。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管怎样，寒山从此不再沉寂。

### (三)

多年以后，寒山诗全集的翻译者，我的朋友比尔·波特无数次向我表达他喜欢寒山诗，是因为诗中所透露出来的禅境和那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从1989年开始至今，他已经到过寒石山数十次。他说，在寒石山，他可以感受到寒山的内心，他希望能在哪里搭一座茅棚，陪寒山终老，因为，他觉得自己上辈子就是一个唐朝的和尚。而在美国，更是有很多诗人视寒山为兄弟。时至今日，当斯奈德回忆起当年与寒山的缘分时，他也有着类似的想法。至于事实究竟，可能并不重要。

是的，寒山曾经写诗，但是，寒山写的仅仅是他自己，而不一定就是禅诗，不一定就是世情诗。其实，怎样定位这些诗，对于寒山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那样写着，仅是因为他想写了。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官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随性的寒山，除了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别无他意。因为，在寒石山，他只是他自己，他所要做的仅仅是自己。当一个人完全面向自己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那发源于内心的真诚。

我不知道，斯奈德他们是不是寒山的知音，但是，若就“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是“明眼人”。虽然，斯奈德们在对寒山诗做解释的时候是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需要的，但是，谁又能否认这又何尝不是对于寒山的一种认可呢？

然而，不管怎样，经由大洋彼岸的这个重新发现，寒山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故里，这样的过程多少有点跋山涉水。但是，毕竟还是回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注到这沉寂了千年的寒石山和寒山。这里，可能已经不复再有往日的那种清幽的感觉了。

2008年5月，我和钟玲女士、李钟美女士一起来到寒石山。对于我而言，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了，她们倒都是第一次。李钟美是韩国学者，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从事的是寒山诗版本的研究，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而钟玲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学者，她的身上有很多的光环，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著名女作家、

剧作家等等。而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正是她将寒山从美国带回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钟玲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这期间，恰逢寒山在美国文化中受到热捧，可以说，来自寒山故国的钟玲，是这一场运动的见证者。1970年，钟玲在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发表《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一文，虽然，在此前的1966年就有胡菊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过《诗僧寒山的复活》，然而就影响力来说，远远不如钟玲一文。由此，在台湾，然后在香港和内地，寒山逐渐走入了公众视野。

寒山在中国复活了，这是当时钟玲和我说得最多的话，也是一定意义上她所给予我的最大鼓励，这种鼓励多少让我感到惶恐。而钟玲对于寒石山既有初识的欣喜，又带有深深的忧伤。因为，眼前的寒石山可能已经非寒山诗中的寒石山了，尤其是明岩，或者说寒山笔下的东岩。这一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钟玲则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希望有一天明岩可以恢复昔日山崖、幽谷、古树的美景，让中华子孙及海外慕名而来的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士，可以静静体会寒山笔下的奇石幽谷：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  
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溪涧石楼台。

将来究竟会怎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和寒山一道，都曾经来过，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四)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寒山会走进我的生命？也许是因为我和寒山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吧。我出生在寒石山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在传统的意义上，这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群山环绕。小的时候，我就是看着山长大的，也许因为这个，我和山结下了深深的情感。

因为是小山村，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从我们家到寒石山，需要跨过一条岭，叫作孟湖岭，也许这是离我的小山村最近的、有那么一些文化印记的地方了。孟湖岭是因孟浩然而得名的，相传孟浩然曾跋山涉水，经行千里到过寒石山，以一睹其雄姿。在游访寒石山之后，孟浩然留下了一首七律《访寒山隐寺过霞山湖上》：

一湖清水漾晴霞，凋柳残杨影半斜。  
雁啄野菰窥浅浦，鸦归暮霭过平沙。  
千寻倒石波涵碧，几树飞丹岩落花。  
岭外寒山明月上，肯留气梦饭胡麻。

这是孟浩然的一首佚诗，在天台当地发现的。就其所描写的景物而言，可以确信，霞山是天台街头镇的一个山村。事实上，这个村就跟我们的村相毗邻，只是当年孟浩然写的是霞山村，而不是我们这个小山村，于是，很遗憾地，我们村错过了在文学史上留名的

机会，虽然，只有咫尺之遥。翻过孟湖岭，一座大山横亘于眼前，寒石山千尺石屏层次卓立，在当地称之为“十里铁甲龙”。

十里铁甲龙，清幽寒石山。这是我儿时生活的记忆，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我每天就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背着书包爬过孟湖岭，步行三公里，来到寒石山脚下，我的学校就在这里。从小学到中学，寒石山陪伴了我近十年，只是我的无知一如它的幽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也没有更多的交集，生活在彼此独立的时空中穿梭着。

当然，我也曾听人说起过寒山，听人说寒山就生活在寒石山，然后变成了神仙。所以，无聊的时候，我也会看看山，试试能不能看到神仙。其实，那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罢了。对于我，那只是一座非常雄壮的山，它阻隔了我望向远方的视线，却又不能让我看见神仙，这样想来，多少有些惆怅。

多年以后的一个午后，我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寒山诗集，这是寒山第一次走进我的生命。寒山诗的那种清新的语言，似乎让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的那个记忆，记忆中幽深的寒石山，以及它所涵括的一切。那种熟悉的感觉只能说是似曾相识，命中注定。

庄子曾经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我想，在那个瞬间，我读寒山诗的感觉就是如此。于是，寒山，也就由此成为了我生命中最深层的意义。

我一直认为，很多选择都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心性的追寻。寒山于我，便是如此。手捧寒山诗，我能感受到心灵的靠近，感受到内心深处的熟悉。寒山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我知道，对于这种感觉，我很珍惜。

## 走近唐代诗人寒山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寒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身份，因为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寒山的任何记载，而且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他也一直没有被正统文人所接受，直到清代所编的《全唐诗》和《四库全书》有所提及。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名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欧洲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的受欢迎程度远在我们所熟识和公认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之上，甚至被誉为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Hippies）运动的宗师，成为了欧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精神来源，伴随了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成长。

一个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长期默默无名的唐代诗人，却成为了千年之后欧美青年所追捧的偶像，这样的情形不能不让人诧异。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 寒山其人

寒山，姓名已无从可考，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出生于京都长安之郊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中下级的地主家庭。家境富裕，青少年寒山过着优游的生活，聪颖好诗文，骑射书数无所不窥，无所不学，受过良好的、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他日后的仕途做准备。不过，寒山似乎注定与仕途无缘，虽然“书判全非弱”，但是，仕途却是屡遭坎坷。三次科考，终得登第，获得出身，可是，在唐代要进入仕途就必须再通过吏部的“关试”。这对于寒山来说，真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四次参加吏部铨（quán）选都是因为长相问题而被挡在了仕途门外。“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篋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仕途潦倒无望的寒山，同样面临了家庭的困境，兄长的败家、父母的相继谢世、妻儿的离去，这一切都对寒山造成了沉痛的打击。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陷落，叛军直逼长安。万般无奈之下，备受生活打击的寒山随着逃离长安的队伍离开了咸阳。离开咸阳之后，寒山先后到过荆州和山东。为了自己仕途的理想，也曾经在山东某地做过一段时间的胥吏。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仕鲁蒙幘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最后寒山告别仕途，选择了归隐之路。寒山对于归隐之地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选定了以隐逸和佛道文化闻名于世的天台山，于肃宗上元元年（760）